

刘雪枫 主编

JingShi
Philharmonic
Series



京师爱乐丛书

音乐无疆

——另一部欧洲
思想史

王立彬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爱乐丛书

刘雪枫 主编

音乐无疆

——另一部欧洲
思想史

JingShi
Philharmonic
Series

王立彬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无疆：另一部欧洲思想史 / 王立彬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京师爱乐丛书)

ISBN 978-7-303-16298-7

I. ①音… II. ①王…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欣赏 欧洲
②古典音乐—音乐评论—欧洲 IV. ①J6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943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30 mm × 185 mm

印 张：10.125

字 数：15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策划编辑：陈佳宵

责任编辑：陈佳宵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蔡立国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总序 音乐因你而动听

以音乐为职业的是少数音乐家，而与音乐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清晨去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还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无论是出席国家的盛大庆典，还是参加个人的生日派对；无论是出席生者的婚礼，还是参加逝者的葬礼……音乐总是环绕在我们耳边，激荡在我们胸中。《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使我们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让我们感动，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使我们振奋；一首《马赛曲》让我们想起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透视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壮阔历史画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

“没有音乐，国家无法生存”（莫里哀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语）。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这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贝多芬语）。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一部音乐史，就是声乐和器乐此起彼伏、相互影响以至于相互交融的历史。从亨德尔的清唱剧、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的歌剧；从巴赫的协奏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勋伯格的变奏曲；从帕勒斯特里那创造复调合唱、蒙特威尔第创造管弦乐队，到贝多芬创造声乐与器乐高度融合的《第九交响曲》；从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伯恩斯坦的电影配乐，到施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交响诗，再到戴留斯同样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歌剧……音乐不断发展体现着音乐家对人的声音与物的器乐如何在空气中振动的不断理解和创造，体现着音乐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不断发现和建树。“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

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海涅语）

哲学家黑格尔断定：“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并认为“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与音乐家个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但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心情”，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体现，更不是仅仅出自音乐家个人内心的“纯粹声响”。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主观创造和客观描摹的统一。音乐家个人“心情”的背后是社会“表情”，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背后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尼德兰音乐，还是巴洛克音乐；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第二维也纳派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新古典音乐；无论是浪漫主义音乐，还是后浪漫主义音乐……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和升华，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

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出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体会出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出整个苏联人民的燃烧的激情……“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论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

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我当然“爱智慧”，但我也“爱乐”。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也成为一名爱乐者。一首手风琴独奏曲《马刀舞》，不仅使我感受到手风琴的“风采”，而且体会出哈萨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华丽”，而且领略到天山景色的美丽；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走西口》，不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领略到陕北风光的苍凉；莫扎特的奏鸣曲使我享受安宁，贝多芬的交响乐使我感受激情；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揉碎，融化成为一种“天使般的抚慰”（傅雷语），升华为美丽的“天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碾碎，转化为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谁

能理解我的音乐的意义，谁就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根拔的苦难。”（贝多芬语）……如果说哲学给了我智慧和信念，那么，音乐则给了我意志和信心。

在生活中，“爱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爱乐”，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尽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着“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无惊心动魄的震荡，我已是“波澜不惊”、“荣辱不惊”。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们常常“心不由己”。哲学和音乐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离开哲学和音乐，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说哲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么，音乐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无论是“爱”智慧，还是“爱”乐，“爱”都需要培养。“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语）因此，我们向读者献上这套《京师爱乐丛书》。

从这些随笔的作者看，他们都是历经数十年“爱乐”岁月积淀的“行家里手”，都是至今仍活跃于音乐界、媒体界和出版界的“赏乐高手”。这里，既有西方主流乐评

界的资深主笔，也有见证香港古典音乐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活化石”；既有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艺术大师，也有“爱乐”爱到深处的经济学家、企业经理人、剧院管理者、国家公务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音乐造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从这些随笔的内容看，这是中西的音乐学者、爱乐者对音乐的深度思考，或侧重于乐史钩沉，解读经典；或沿着音乐发展的轨迹周游列国，寄情音乐的山水故园；或驻足沉思，书斋神游，与大师对话，寄语音乐的精神家园……从而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迥异的音乐趣味、独一无二的赏乐感受，为我们全方位并立体化地呈现音乐的宽幅画卷及其无穷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梳理和解读音乐经典，更在于能够将作者的情真意切、锲而不舍的爱乐情感、经验、知识传递出去，撒播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爱乐者的行列。

读着这些随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德彪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勃兰登堡协奏曲》、《哈利路亚大合唱》、《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朱庇特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欢乐颂交响曲》、《自由射手》、《幻想交响曲》、《理想交响诗》、《仲夏夜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卡门》、《茶花女》、《悲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牧神午后》……这是一个斑斓五彩的画面，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促发起你爱乐的激情。深度的音乐欣赏需要高度的理性修养，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当你具有这种“理性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音乐是为你而奏响，因你而动听。

“爱乐”使我结识了《京师爱乐丛书》的主编刘雪枫先生；也正是因为“爱乐”，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刘雪枫先生的邀请，为《京师爱乐丛书》写下了这篇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2013年12月20日

前言 昨日以前的欧洲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国，对中国人来说，地理上的欧洲音乐似乎不再遥远。然而旅游地图是很能骗人的。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政治民族主义同浪漫主义思潮及所谓民族乐派运动一起蔓延，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几乎不可辨认。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地理坐标、以现代民族语言为道说工具，只能使欧洲音乐面目全非。

其实，神圣罗马帝国漫长的解体仍然在进行，只不过已经从奥地利、普鲁士分离，延伸到巴尔干半岛、捷克与斯洛伐克等的分离，但是在纯粹的倾听里，“老欧洲”仍然生机勃勃——就是那个高度同一性的、前民族国家的欧洲仍然健在，甚至成为大公教会分崩离析后，回到过去的

唯一精神纽带。因此从古典音乐认识欧洲，是通往前现代的欧洲的一条思想幽径。

现代人很难意识到，尽管德沃夏克被认为是捷克三杰，甚至被称为捷克民族乐派的领军人物，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奥地利上议院终身议员，就像当时的德意志大都会布拉格一样，以德语为母语。是奥地利帝国的助学金，一再帮助这位彻头彻尾的奥地利公民长大成才——因为当时还不存在捷克这个国家。捷克人有理由控诉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但是对斯洛伐克人而言，捷克民族国家却是一场噩梦（《消失的欧罗巴半岛——沉思德沃夏克》）。

我们同样不易发现，贝多芬的法语像德语一样好。因为“莱茵河南岸”的法兰西思想对他的一生创作至关重要。贝多芬祖孙三代都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科隆-波恩大选侯，在德意志诸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贝多芬属于天主教的南方人。而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家乡创建了波恩大学后，贝多芬成为哲学系在册的一名好学生。贝多芬是“人民皇帝”约瑟夫那短暂的贵族改革运动之子，与身处仆役阶层的海顿、莫扎特不同，也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勃拉姆斯不同，贝多芬的朋友们皇室贵胄众多，贝多芬很多时候看不起老百姓。贝多芬更多的是一个自由派，

而非现代人理解的民主派（《莱茵之子与日耳曼启蒙运动——贝多芬艺术思想别传》）。

音乐史上，亨德尔与巴赫并称巴洛克音乐的双子星，亨德尔和巴赫一样是德国新教徒，但亨德尔是国际旅行家，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游学并流连忘返。然而德国人不甚喜欢这位意大利清唱剧大师。作为汉诺威宫廷乐长，亨德尔请假一年去了英格兰。因为深受安妮女王和英格兰人喜欢，亨德尔竟毁弃了同汉诺威大选侯的合同。不料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根据《1701嗣位法》，汉诺威大选侯继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王位，是为英王乔治一世。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的统治正式终结，改由汉诺威王朝统治。亨德尔与老主人一起终老英国（《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大英帝国——亨德尔〈弥赛亚〉世俗精神探源》）。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籍概念理解欧洲古典音乐。就像德沃夏克是真正的奥地利公民一样，被视为意大利独立运动重要人物的威尔第属于法国籍，他出生的意大利北方当时属于法兰西版图（《更加南方的思想——威尔第二百周年报告》）。事实上，法兰西思想对威尔第影响极深。长久以来，威尔第坚持认为法国才是实现意大利统一的力量。

西班牙的知识分子音乐，在欧洲成熟最晚，而且是由经济发达、比较开放、倾向独立的北方人加泰隆尼亚人发起的。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同教育、文学、艺术一起发展的加泰隆尼亚音乐民族运动，本来目标当然是追求加泰隆尼亚独立（《加泰隆尼亚之梦——纪念卡萨尔斯》），然而事实表明，这在音乐上行不通——阿尔贝尼斯、格拉纳多斯、法利亚等音乐家都发现，伊比利亚半岛音乐的精髓在南方的安达卢西亚——这只能从文化上表明，加泰隆尼亚是西班牙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安达卢西亚，五月万岁——音乐里的西班牙》）。

那时候的欧洲，货币种类林立但远比现在的“欧盟”更统一。自称“德国人”的奥地利人莫扎特，公认是最伟大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女人心》是意大利诗人达·蓬特和莫扎特携手创作的最完美的歌剧，罗西尼、威尔第都只能退居次席。莫扎特居住的维也纳，意大利音乐家和剧作家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莫扎特的对头萨列里。作为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的老师、宫廷音乐家，萨列里毒死莫扎特这样的低层平民，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但文化势力强大的意大利人，确实给许多维也纳人造成巨大压力——而意大利当时只是大半

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历史地理名词（《莫扎特就是我们的地平线》）。

瓦格纳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人生偶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头、无政府主义时两位教父蒲鲁东和巴枯宁。瓦格纳的文学观念同法国浪漫主义特别是颓废派文学密不可分。而以真正的创作抵制瓦格纳“乐剧”的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俄罗斯音乐大师穆索尔斯基，因为德彪西长期在俄罗斯给一位贵妇人的女儿当家教。在此期间，德彪西成为最早感受穆索尔斯基强劲音乐力量的艺术家——这个贵妇人就是梅克夫人，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物质和精神支撑，她与柴科夫斯基的突然绝交，也促使了老柴的弃世。

巴赫实至名归地被称为“巴洛克音乐之父”，他去世之年甚至被公认为巴洛克音乐的终结。然而从思想史上来说，巴洛克艺术乃是在整个艺术思想领域，对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全面反扑。而巴赫家族对马丁·路德改革的信念极为坚定，他们为坚持信仰而举家流亡，而巴赫被宗教改革史称为“三百年来唯一真正理解马丁·路德的人”。马丁·路德作词谱曲的《上帝是我坚固堡垒》，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马赛曲》。巴赫重新谱写的